

背向虛偽的勇氣

by Stanley Ng Wai Cheong, February 2005

一班穿著整齊校服的學生，戴著傳統的中國京劇面具，一排一排端正地坐，望著面前介紹意大利風土人情的錄像。他們安份整齊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，每當坐在最前面的那位學生說一聲「開始」，他們全體就整齊地把身子向左傾斜。前面的再叫一聲「開始」，他們跟著還原本來的坐姿，再一聲「開始」，他們整齊的向右傾，但視線總離不開眼前的映像。如是者不停地重覆做著相同的動作……在眾人都因循地做著相同的動作時，有一位學生卻停止了附和。在人們不知不覺間她拿起白色的油漆，細意地塗污自己的面具。她悄悄向人群後面偷看，發現原來在他們背後有另一影像存在。看清楚，是一個真實的影像。真的人，實實在在地在街上行走，與前面陳腔濫調的意大利文化宣傳片完全是兩碼子的事。她發現了一些與別不同的東西，只是她卻仍舊坐在人群當中，走不出來，唯有繼續把自己的面具塗污。然後她拿出剪刀，把自己的面具剪開，可是只剪去了面具的下半部份。最後她在人群中站起來，把椅子倒轉方向而坐，讓自己面向真實的影像，告別身後陳腔濫調的虛偽映像。

正說著的是由譚雪凝策展，林慧潔與意大利藝術組合AMAE在零五年一月廿六日，假中大許氏文化館進行的「觀看。對象」(第一部份)現場結合錄像表演。讓我最驚喜的，要算是當晚在表現會場所見的一群中學生。香港的中學在藝術教育方面，至今大部份仍留於傳統和表面，敢於接受並參與當代藝術的不多，畢竟參與當代藝術至今仍不是提高校譽的主要方法。因此這麼一群學生參與是次多媒體藝術表演，實在叫人興奮，也見到藝術家和策展人的用心。

構成這個跨文化多媒體表演的兩齣主要錄像，分別是由林慧潔和AMAE所制作。那陳腔濫調的意大利文化錄像由AMAE所制作，內容是一些意大利的景物，例如觀光名勝、薄餅、意粉和美女等。所見的，只是大部份非意大利人眼中的意大利；所聽的，只是非意大利人學習意文的生字罷了。觀眾所見的，只是多數人心中的意大利。一切是經過過濾的表面和公式化資訊，既非從真正的文化而來，只是虛偽的映像。觀眾們因循地跟著其他觀眾，按著自己生活中從不同媒介所知道的印象和個人文化背景，一同欣賞，甚致批判眼前所見的影像及其背後的文化——就是透過自己的面具看那陳腔濫調的虛偽意大利映像。我們在生活中吸收經傳播媒介過濾甚致製造的二手資訊，當作一手知識，建立我們對不同人和事的價值觀，構成我們眼中他人的文化樣式。我們會附和與我們吸收相同資訊的人，甚致不加思索地跟隨前頭喊口號者的話並作出相關行動。我們以為坐在前頭喊口號者會比我們看得更清更準，誰知我們只是看到他的背面，看不到他面上也戴著跟我們一樣的面具。或者，在現實生活中，我們所戴面具的眼洞比表演者的更細，看的範圍更小，更不清楚自己所看的是甚麼，把虛偽當作真實。

如果我們只著眼於我們視線內的所謂文化是怎樣一回事，那只是井底之蛙。幸而，當我們對環境有所醒覺，如那塗污面具的學生一樣，會發現在我們的身後有另一個映像，是林慧潔把真實世界記錄下來的另一齣錄像，就在觀眾的背面放映著。對於大部份因循習慣向前看的人，不會察覺身後的影像，除非你聽到從身後隱約傳來一下尖銳而微細的聲音。這樣你便開始對自己所戴的面具存有疑心，嘗試改變，不惜用白油把自己戴著不知多少年的面具塗污。但與其只改變表面，不如剪開自己的面具，正如藝術家本身在展館裏的解釋中，人若不放下自己對一個文化固有的認知，甚致偏見，也就不可以真正透徹認識該文化。

即使我們知道真實的影像在我們後面，我們或許知道要轉身才可看到真像，但又有幾多人會在塗抹、改變甚至剪破自己的面具後有勇氣的站起來，轉身背向多數人所望的虛偽影像，尋找真實的影像。原來要真正認識一個文化，除了要放下自己從身邊的媒體中日積月累所建立的固有觀念，更深層的是要有勇氣。正如表現中的那個學生一樣，要在人群中站起來，向所有人相反方向而坐，實在不易。在表現中，因循的觀眾們是不會給那與別不同的學生白眼和冷嘲熱諷，甚致偏激的反對和狠狠批鬥 攻擊，但活在現實世界的人深知要是真的背向世上的大多數人，那艱難是不可想像。為何我們只跟隨大部份人，不假思索地看他們所看，行他們所行？我們會否有勇氣對世界說不？我們會否多花一點心思和時間，看看我們的背後，看看世上真實的映像？還是把自己連背向世界虛偽映像的勇氣也吞嚥下去，一世活在人潮的軌道上？

其實表演中每個學生的模樣是相同的，面具是相似的，既然當中一位有勇氣背向眾人所看的虛偽映像，為何其他人沒有？可能真的沒有勇氣，害怕與別不同。但也有可能是不知道世上有真實的映像存於自己背後，沒留心那從真實映像所發出的尖銳而微細的聲音。因此，若我們不對環境有所敏銳，恐怕一輩子也拼不出那背向虛偽的勇氣。害怕背向世界的虛偽，是自己選擇錯過。不知道真實的存在而認為真一輩子，恐怕更是不幸。